

Agatha  
Christie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侦探推理系列

*Curtain: Poirot's Last Case*

# 幕后凶手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丁叶然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561.45  
K656-100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  
侦探推理系列

*Curtain: Poirot's Last Case*

# 幕后凶手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丁叶然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7 - 4629 号

Agatha Christie

CURTAIN: POIROT'S LAST CASE

---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
Curtain: Piro's Last Case © 1975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  
a Chorion Company. 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幕后凶手/(英)克里斯蒂 著;丁叶然 译. - 北京:人民  
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553 - 0

I. 幕… II. ①克…②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英国 -  
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2871 号

责任编辑:苏福忠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幕后凶手

Mu Hou Xiong Shou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丁叶然 译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40 千字 开本 850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1

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2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553 - 0

定价 18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 10 亿册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，销售量亦逾 10 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 80 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，19 部剧本，以及 6 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，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，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，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，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，最终于 1920 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，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 年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（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）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，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作

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

## 第一章

### 1

回味往日经历或体验旧时情感，谁能会不感受到一阵突兀而震惊的痛楚呢？

“我曾经这么做过……”

为什么这句话总是令人惊悸？

当我坐在火车上，望着窗外埃塞克斯平原景色时，我正是这么自问着的。

记不清上回同样的旅行离现在已经多久了。当时的感觉是(多么荒谬)：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！我在那场战争中受了伤，因此对那场战争总是耿耿于怀，而今那场战争的伤痕被第二次更加令人绝望的战争冲刷得一干二净。

一九一六年，我，阿瑟·黑斯廷斯还年纪轻轻却早已显得老气横秋了。那时的我没有意识到，对我来说，其实人生才刚开始！

我曾经做过一次旅行，没有料到在那次旅行中居然遇上了一个人，他对我的影响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。我那趟外出原本是去见我的老友约翰·卡文迪什的。他的母亲不久前再婚，得到了一座名叫“斯泰尔斯”的乡间宅

院。当时我一心只想到重续旧谊的快乐，万万没想到不久便卷入到一场险毒的神秘命案之中。

就在斯泰尔斯，我再度遇到了那个古怪的小矮子赫尔克里·波洛。我和他最初是在比利时相识的。

我清清楚楚地记得，看到这位留着浓密八字胡、步履蹒跚的身影从村道上迎面走来，我当时是多么地惊讶。

赫尔克里·波洛！从那时起，他成了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从此影响了我的人生。因为在和他一同追寻杀人凶犯时，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而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。她是任何男人都会梦寐以求的伴侣，非常忠诚而体贴。

如今她夙愿以偿，安息在阿根廷的大地上，不再忍受旷日持久的病痛，也不会再面对年老体衰的折磨了。可是，她却抛下了一个孤寂无依而愁苦的男人。

啊！但愿时光能够倒流，我能重温往日的的生活。多么希望能回到一九一六年初访斯泰尔斯的时光。从那以后，一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斯泰尔斯庄园被卡文迪什家族变卖了。约翰·卡文迪什已经过世，而他的妻子玛丽（一个迷人而高深莫测的女人）尚在人世，目前住在德文郡。劳伦斯和他的妻小住在南非。变了，桩桩件件，事事处处都变了。

不过奇怪的是，有件事却始终没有变：我前后两次到斯泰尔斯，都是为赶去会赫尔克里·波洛。

我接到他的来信，一时目瞪口呆。信封上这么写着：埃塞克斯郡，斯泰尔斯村，斯泰尔斯庄园。

我几乎有一年没见到我的这位老朋友了。上回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既吃惊又难过。他已非常老迈，又因关节炎而不能行走。他曾经希望康复，为此去了一趟埃及，但回来后不仅不见好转，反而每况愈下。这些都是他在信中告诉我的。即便如此，他那封信的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快乐……

## 2

我的朋友，看到我的邮址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它可是勾起了我们旧日的回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就在这里，在斯泰尔斯。你不妨想象一下，这座宅院现在已经成了一家家庭旅馆。眼下经营这家旅馆的是一位老上校，他是贵国那种像国粹一样的老上校——非常守旧，一本正经。当然<sup>①</sup>，这个旅馆还能赚钱，全靠他的太太。她很会经营，就是那张嘴太尖酸刻薄，可怜的上校为此吃了不少苦头。要换了是我，非砍了她不可！

我在报上看到了他们的广告，在好奇心驱使下，又来到了这个我在英国最初落脚的地方。像我这把年纪的人，是很乐于重温旧梦的。

你不妨想象一下，我在这里遇上了一位绅士，他是一位准男爵，也是令千金雇主的朋友。（这样的

---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

措辞听来有点像是法文,是不是?)

我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。他有意找富兰克林夫妇到此地来避暑,我也想趁此机会邀请你来,团聚团聚。这肯定是最令人快乐的。因此,我亲爱的<sup>①</sup>黑斯廷斯,你就快来吧<sup>②</sup>,越快越好。我已经为你定了一个带浴室的房间(你知道,亲爱的老斯泰尔斯庄园现在已经现代化了),还为了房租和赖特雷尔太太讨了一番价,答应给我们按最便宜的租金<sup>③</sup>。

富兰克林夫妇和你那位迷人的千金朱迪思已经来了好几天了。一切都已安排妥当,所以别再推脱了。盼望不久就能见面。

你永远的朋友

赫尔克里·波洛

这太诱人了。因此我一点都没有犹豫,就按着我老朋友的意思办了。我无牵无挂,也没有固定的住所。我有两个儿子,一个在海军服役,另一个结了婚,在阿根廷经营农场。女儿格雷斯嫁了个军人,眼下人在印度。剩下一个小女儿就是朱迪思,我最偏爱她,虽然我对她从来就没有摸透过。她是个脾气古怪、郁郁寡欢、沉默寡言的孩子,对自己的事总是三缄其口,有时候真令我既气愤又苦恼。我妻子对这一点就开通得多。她安慰我,说这并不是因为朱迪思不信任我们,而是因为她天生过于自我

---

①②③ 原文为法语。

抑制。可是她也和我一样，有时候也为朱迪思忧心不已。她说，朱迪思的感情过于强烈而专一，又天性矜持，情感往往难于宣泄。有时候，她不言不语，冥思终日，有时又慷慨激昂，言辞偏颇。她是全家人中头脑最好使的一个，一心想上大学，我们也都乐意她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她大约在一年前取得了理学士学位，后来找到工作，做了一位医生的秘书。这位医生从事热带疾病研究，他太太多少也算是个体弱多病的人。

我偶尔也会起疑，朱迪思如此专注于工作，效忠于雇主，是不是表示她坠入情网了。不过他们之间那种“公事公办”的态度，最终让我对他们的关系放下心来。

我相信朱迪思是爱我的，但她天性不善表达，还常常对我那些她称之为多愁善感和迂腐的观念看不起，不耐烦。不瞒你说，在我这个小女儿面前还真有点战战兢兢呢！

火车在圣玛丽斯泰尔斯车站停了下来，打断了我的沉思。至少这个车站没变。时光只是从它的身旁流过。它依然置身于田野，遗世而独立。

不过在出租车穿过村落之际，我还是感受到了岁月的流逝。圣玛丽斯泰尔斯村已经变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了。它多了好几家加油站，一家电影院，两间客栈，和一排排的市镇建筑。

不久，出租车拐进了斯泰尔斯庄园的大门。在这里，时光仿佛从现代回流到了过去。那个花园依然和我记忆中的相差无几，但车道却疏于维护，野草蔓生，覆盖住了

石子路面。我们转了个弯，那栋宅邸立刻映入眼帘。它的外观没什么变化，只是破败得很。

一如多年前我初来此地的情景，一个女人的身影俯身蹲在花圃中。我的心一时停止了跳动。接着那个身影直起了腰，向我走来。我不禁哑然失笑。她和当年高大健壮的伊维·霍华德差别之大，令人难以想象。

这是个瘦弱的老太太，满头灰白的鬃发，粉扑扑的脸庞，一对冰冷的湛蓝眸子，和她那亲切殷勤的态度很不相称。说实话，她的态度过于热切，不太合我的口味。

“你就是黑斯廷斯上尉，对吧？”她问。“我手上全是泥，不能和你握手了。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来——我们对你早已久仰了！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赖特雷尔太太。我和我丈夫一时心血来潮买下了这个地方，一直想靠它来赚点钱。我从来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竟然会成为旅馆的老板娘！不过，我得提醒你，黑斯廷斯上尉，我这女人可是做生意就像做生意，会把所有的额外费用都算在账上的哟。”

我们俩都笑了，好似听到一个绝妙的笑话。不过我突然意识到，赖特雷尔太太刚说的可能都是不折不扣的实话。在她半老徐娘的动人风韵背后，我隐隐感到一种燧石般的冷硬。

虽然赖特雷尔太太的口音间或带上几分地方腔，但她并没有爱尔兰血统。她只是在装模作样。

我问起我的老朋友。

“啊，可怜的波洛先生。他盼望你来，那殷切之情连

铁石心肠也不能无动于衷。不过他真是在饱受折磨，看到他那样子，我真为他难过。”

我们朝着宅邸走去，她一边走一边脱去手上的园艺手套。

“还有你那个漂亮的女儿，”她又说起来，“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。我们都很喜欢她。不过，你知道，我可是个守旧的人。然而，像她那样的女孩，不去参加宴会和年轻男子跳舞，反而整天把时间耗在解剖兔子、趴在显微镜前，在我来看，这不但可惜，而且造孽。要我说，这种事只应该丢给那些邈邈的女人去做。”

“朱迪思在哪里？”我问。“她在附近吗？”

赖特雷尔太太做了一个小孩子称之为的“鬼脸”。

“啊，可怜的女孩儿！她把自己关在花园尽头那个工作室里。富兰克林医生从我这里把工作室租了去，在里头装满了设备。他来这里抓了好几箱土拨鼠，可怜的小东西；还有老鼠、兔子。黑斯廷斯上尉，我可不敢说我对科学是样样都喜欢。啊，我丈夫来了。”

赖特雷尔上校正从房角绕过来。他是个高高瘦瘦的老人，面色灰白，长着一双温和的蓝眼睛，总爱迟疑地扯着自己花白的唇髭。

他茫然若失，看来很神经质。

“啊，乔治，黑斯廷斯上尉已经到了。”

赖特雷尔上校和我握了握手。

“你是搭五点——呃——四十分的火车来的，呃？”

“不然他还能搭哪班车？”赖特雷尔太太立刻说。“再

说，搭哪班车又有什么关系？乔治，你先带他上去看看房间。接下来，他或许会直接去找波洛先生——还是你想先来杯茶？”

我告诉她我不想喝茶，宁可先去看我的朋友。

赖特雷尔上校说：“那好，走吧。我想——呃——他们已经把你的东西送上去了，是吧，黛茜？”

赖特雷尔太太尖酸地说道：“那是你的事，乔治。我一直在整理花园，总不能样样都顾到吧。”

“对，对，当然不能。我——我去办，亲爱的。”

我跟在他身后踏上台阶。我们在门口遇见一个灰发男子，那人身材瘦小，带着一副双筒望远镜匆匆出门。他有点跛足，长着一张孩子气的热切面孔。他有点结巴地说：“西克莫无花果树上有一对黑顶莺在筑……筑巢。”

我们进了大厅，赖特雷尔说：“那人是诺顿。好人一个。爱鸟成痴。”

大厅里，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桌边，显然是刚打完电话。他抬起头，口中喃喃道：“我恨不得把那些承包商和营造商全都绞死，五马分尸。什么都做不好，真该下地狱。”

他狂怒的模样既滑稽又可怜，我们俩都笑了起来。我立刻就被这人吸引住了。他虽然年过半百，依然相貌堂堂，一张脸晒成深古铜色。从外表上看，他似乎长年生活在户外，而且像是那种越来越难得一见的人——正直坦率、喜欢户外活动的老派英国绅士，也是那种能够气定神闲的人。

因此，当赖特雷尔上校向我介绍说那人就是威廉·博伊德·卡林顿爵士时，我并不惊讶。我知道，他担任过印度某省的总督，在那里很有政绩。他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一流射手、捕杀大型猎物的猎人。我未免伤感地想着，在这个堕落的时代，我们恐怕再难培养出这样的人来了。

“啊哈，”他说，“能亲眼见到大名鼎鼎的黑斯廷斯，我太荣幸了。”他大笑着。“你知道，那位亲爱的比利时老兄常常谈到你。当然，我们已经在这里见过你的女儿。她是个好女孩儿。”

“我想朱迪思可不会常常谈到我。”我带着微笑说。

“确实不经常，她非常新潮。这年头，女孩子连自己有个父亲或母亲都不好意思承认。”

“有父有母几乎成了耻辱。”我说。

他又笑起来。

“噢，我可没受过这种罪。我更惨了，没儿没女的。你那位朱迪思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但同时也很有教养，看到这一点我就诚惶诚恐。”说着他又抓起了话筒。“赖特雷尔，如果我咒你们的转接台去下地狱，你可别见怪。我可不是个能耐着性子的人。”

“他们活该挨骂”赖特雷尔回答道。

他在前面带路，我尾随其后上了楼。他带着我沿着房子的左侧前行，来到尽头的一扇门前。我知道，这是波洛为我选的房间，我从前也住过。

这里也和从前不一样了。我顺着走廊前行，看到有

些门开着，那些老式的大卧室已经隔成好几个小房间。

我的房间不大，除了现在装上了冷热水管，房间一部分被隔成一间小浴室外，其他一切倒还是老样子。房内现代风格的廉价家具令人扫兴。我倒希望是一套和房子本身的建筑风格相近的摆设。

我的行李已经拿进来了。上校告诉我，波洛的房间就在对门。他正要带我过去，一声“乔治”的尖叫传了过来，在楼下的大厅中久久回响。

赖特雷尔上校吓了一跳，有如一匹受惊的马。他举起一只手按在嘴上：

“我——我——相信你这边没事了吧？有什么需要请拉铃……”

“乔治！”

“来了，亲爱的，我来了。”

他慌慌张张地顺着走廊跑走了。我伫立着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。我的心怦怦地跳着，越过走廊，来到波洛的房前，轻轻地敲了敲房门。

## 第二章

在我看来，人世间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老之将至。

我那可怜的朋友。我曾经数度形容过他，如今我要对他作一番与前不同的描述。他因关节炎难于行走，只好靠轮椅来四下走动了。他一度丰满的身躯萎缩了，如今成了个瘦弱的小矮子。他脸上遍布皱纹，八字胡和头发却依然黑黢黢的，油光闪亮（真的！）。说实话，我绝对不愿在他面前提起这个，免得伤他的心。染发可是个失策，因为染的痕迹太明显了。有一阵子我诧异地听说，波洛的黑发是靠药水染出来的。而今那不自然的色泽如此显眼，显然令人觉得他在带着假发，而那撇八字胡则像是特地为寻小孩子开心才装上的！

只有那双眼睛，依旧机敏，依旧锐利，灼灼有光，且更是——一点没错，因为充满感情而显得温柔许多。

“啊，我的朋友<sup>①</sup>，黑斯廷斯——我的朋友<sup>②</sup>，黑斯廷斯……”

我弯下身，而他一如往常，热情地拥抱住我。

“我的朋友<sup>③</sup>，黑斯廷斯！”

他朝椅背靠回去，微微侧着头打量起我来。

---

①②③ 原文为法语。



“没错，还是老样子。腰杆挺直，胸宽肩阔，头发灰白，真不错<sup>①</sup>。你知道，我的朋友，你可一点儿也不显老哟。女人<sup>②</sup>依然在对你感兴趣，对不对？”

“真是的，波洛，”我抗议道。“你非得……”

“我敢向你担保，朋友，这是一种测试——非常灵验。要是那些女孩子跑来客客气气地对你说话，噢，又轻言又细语的——那你就完了！‘这可怜的老头。’她们会这么说。‘我们一定要对他好些。变成那个模样肯定难受得很。’可是你，黑斯廷斯，你还年轻<sup>③</sup>。对你来说，生活中还有许多机会。没错，捻捻胡子，缩起肩膀——我知道我在说什么——你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正而八经，不可亲近了。”

我哈哈一阵大笑。

“你真叫人受不了，波洛。你自己又如何了呢？”

“我，”波洛边说边做了个鬼脸。“我已经报销了。报废了。我无法行走，不但瘫了，背也驼了。谢天谢地，我还能自己吃东西，不然我真要成了个要人侍候的小婴儿，被人抱上床，洗澡穿衣都得靠别人。这毕竟不是什么乐事。幸好我的外表虽已老朽，里头倒还很健全。”

“是的，的确是这样。你有一颗世界上最好的心。”

“心？或许吧。我指的其实不是我的心。我的朋友，我刚才说里头，指的是脑袋瓜。我的脑袋依然很好使。”

至少我可以感觉到，他的头脑并没有因为衰老而变

---

①②③ 原文为法语。